

人生三境界

天人合一院

陸光中

12/16~18/ 2016 版本

摘 要

被諡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的王國維，是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其深研西方哲學的精神內涵，以尼采的「靈魂三變」，會通於中華文化古典詩詞，而梳理出脈絡，凡成就大事業、大學問者，必歷經所謂的「人生三境界」。

第一境是晏殊「蝶戀花」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第二境是柳永「鳳棲梧」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是辛棄疾「青玉案」的「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師尊的一生以生命內化於「道」，逐次昇華，更貼切的刻劃出「人生三境界」最終極的踐履呈現。

關鍵字：士大夫、導師、靈魂三變、蝶戀花、鳳棲梧、青玉案
三境界、昇華

一、前 言

民國十四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院。當時的校長曹雲祥，邀請胡適擔任國學院的導師，被胡適堅決地辭謝了。理由十分客觀：非第一流的學者，不配作國學院的導師，即力薦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等三位大師。後來清華聘請了四位導師是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和陳寅恪。這就是著名的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

同年，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年滿十六歲舉行了婚禮。從此算是成人，應當多和有學問的人接近。於是，第二年的舊曆三月一日「降旨」，王國維成為南書房行走。故被稱作「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

王國維在上海「東文學社」學習期間，醉心於康德、叔本華、尼采的哲學思想，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日本回國後，敏感多思的他深感人生之惑的眾多與繁難，決心從哲學中尋找答案。

尼采的「靈魂三變（精神三變）」由駱駝至獅子而至嬰兒。啟發了王國維從中國古典詩詞裡，窮究出人生的三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此「靈魂三變」與王國維的「人生三境界」相對應，都**楊堯**人生境界不斷的提升，非一蹴可幾。必須經歷駱駝的艱困、獅子的爭逐、慎謀能斷，才能有嬰兒的泰然，生生不息。

從師尊、蕭師公的身教，一生奮鬥的生命經歷，我們可以認知，上帝居無形而運化有形，「道」是無所不在的，不只行之於本地球，且涵蓋了整個有形、無形宇宙。用之則不絕，息則止！

更體會上帝的「使者」又是如何的「知天命、畏天命、行天命」呢？師尊承先天三期主宰救劫之靈質，後天涵泳於儒家及庭訓之薰陶，具足了憂患意識與執行天命的道心、道志！

「昨夜西風凋碧樹」，不被現實社會的習氣、習性、習慣所迷蔽，揚濁滌心；「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別具瞻天望遠的識見，雖千萬人吾往矣之魄力，毅然捨我其誰的承擔起國家統一，民族存亡之重責大任。這是師尊以身許道，到西安、上華山，鎮守西北大後方、祈禱抗戰勝利之寫照！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雖歷盡人生苦難、道考、魔考接踵而至，也沒有使師尊消沉退志，反而更堅定道心，如山之堅毅，如松之擎天、如海之沛然，如風之疾馳的定靜、沉穩、祥和、浩然，生命靈性的感悟。

這是師尊下華山，東渡來台灣交織著天道、人道進退兩難的人生徬徨、痛苦與煎熬！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具有堅實靈性的一位大智慧、大來歷、深厚根器者，在百般孤獨、無助、徬徨、痛苦之當下，藉著通過時間的消磨、心靈的耗損之後，於當頭棒喝的緣法下，頓悟、超越、讓付出心血的不堪與折磨，視為生命韌性的淬煉。

「……千百度」是師尊為道謀財的過程；「那人……」，即「天帝教」，因此，師尊尋尋覓覓，終於覺悟到「復興天帝教」才是他的天命所終！而「終」得圓滿果實，天人同慶！

二、人生三境界說

1909年，33歲的王國維發表了《人間詞話》，以嶄新的眼光對中國舊文學所作的評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熔中國古典文論和西方哲學、美學於一爐，堪稱絕世美文。

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①

「境界」一詞出現最早的文獻，是在「詩、大雅、江漢」之「于疆于理」句。漢鄭玄箋云：「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謂地域的範圍，「說文」訓「竟」亦作「境」，本義曰：「竟，樂曲盡為竟。」為終極之意。又云：「界，竟也。」到唐代，開始用「境」或「境界」論詩，如已失傳的王昌齡的「詩格」中：「詩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到明清兩代，「境界」、「意境」之使用更為普遍！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據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②

所謂成大事業，非一般之開公司或當公務員，純粹是為生活之延續而餬口飯吃溫飽而已！年齡或年資到了，就要退休，回家養老。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③

平時我們常說「舉措之間」、「舉措不定」，這個「措」是指措施，是指安定，舉措之間能使國家、社會、人類、以至於宇宙，都能安定和諧的秩序，這才叫「事業」，也就是能影響五十年、一百年、乃至於千秋萬世！

曾是黨國元老的黃少谷先生，從大陸到台灣，與 師尊是老朋友，天帝教最初立案，成立財團法人，他當時是司法院長，非常支持我們。他常常對 師尊說：「玉老，你這個事業(宗教一天帝教)才是千秋萬世，我們這個職位(司法院長—五院院長)，一剎那就過去了，後世沒有人會知道，也不可能有人關心！」

丁肇中的高中是在建國中學就讀，當時的校長賀翊新為勉勵學生，抄錄蘇東坡的「晁錯論」懸掛在校內：「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丁肇中站在橫幅下，久久凝視著這句話，仔細咀嚼其中的涵義，把它牢牢記在心裡！④

1974 年美籍華裔物理學家丁肇中教授所領導的小組，在美國紐約州阿普頓國立布魯海文實驗室裡，發現了一種新的基本粒子，後被命名為「J」粒子。這個發現被國際高能物理學界譽為物理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也因此於 1976 年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王國維的「人生三境界」之理論基礎，實導源於康德，叔本華哲學思想的啟發，以及尼采的「靈魂三變」說。尼采在「查拉圖斯特如是說」談到人類靈魂的三變：

三、靈魂三變

尼采在《查拉圖斯特如是說》談到人類靈魂的三變——「由駱駝至獅子而至嬰兒」。尼采認為「人是一個不確定的存在」，人必須透過狄奧尼蘇斯的酒神精神「肯定生命」，肯定生命中所含的痛苦與快樂。為了肯定生命的順逆，一個人必須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堅強的意志。面對痛苦、險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歡欣鼓舞，這樣的精神就是酒神精神，悲劇藝術所要表達的正是這種精神狀態。由此顯示尼采對人類內心的潛在意義具有積極性的看法。⑤

「靈魂三變」即「精神三變」，人的一生靈魂與精神如何從駱駝變成獅子，最後再轉變成嬰兒？與「三境界」有何相通性？

析言之，人生經驗的三種變形，著重於駱駝、獅子與小孩背後

所代表的精神意態。駱駝的精神經驗在於「**勇於承擔的堅毅**」；獅子的精神內涵在於「**自在自由的勇敢**」；嬰兒精神特質在於「**活躍旺盛的創造**」。^⑥

駱駝被譽為沙漠之舟，每天總是在無垠的沙漠中，默默的踽踽獨行，給人的感覺是有一種勇於承擔的堅毅力，象徵的意義是，雖千萬人吾往矣之任重道遠之內涵。獅子是叢林萬獸之王，象徵的意義，在於自主自由的勇敢，一呼百諾，有開疆闢土的雄心壯志，以錘煉己身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並培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處理問題的能力與完善的人格修養。

嬰兒並非幼稚無知，而是反樸歸真，回到初始的生命本能，和生命創新的熱忱，以嶄新的心靈、厚實的歷驗，開創一番偉業。

王國維以詩人的靈動、美學家的敏感、哲學家的參悟，串聯了晏殊的《蝶戀花》、柳永的《鳳棲梧》、辛稼軒的《青玉案》等三首詞中之各一句，把本來不相干的三句名言連綴成「三境界」說，將歷史上無數大事業家、大學問家成功的秘密結晶於文學意象之中。^⑦

四、師尊心傳

本師世尊乃性情中人，駐世時，時而慷慨激昂，悲憤填膺，時而活潑天真，自然流露，凡對同奮所言皆有所本，皆有所中，循循善誘，直指人心。

本師世尊留給人間最重要最大的「心傳」，應是「天命、信心、奮鬥」因之，天帝教的神學精神是建立在 師尊的「天命」觀和「救劫」觀上的。尤其是 師尊的天命觀，是 師尊六十年來宗教經驗的心路、身路的歷程，有歷經人間煎熬、黯澹的磨考，有辛酸錐心的血汗、淚水。也正證明了：「天命越大，考驗越嚴格，也越大。」

五、第一境界

晏殊：蝶戀花（北宋仁宗991年—1055年）

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

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欲寄彩箋無尺素，山長水遠知何處。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晏殊是北宋著名文學家、政治家，他能詩善詞，文章典麗，書法皆之，而以詞最為突出，有「宰相詞人」之稱，他的詞開創北宋婉約詞風，被稱為「北宋倚聲家之初祖」。其寫富貴而不鄙俗，寫豔情而不纖佻，寫景重其精神，賦于自然物以生命，能將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敘寫中，在傷春怨別之情緒內，表現出一種理性之反省及操持，在柔情銳感之中，透露出一種圓融曠達之理性的觀照，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昨天晚上秋風颳得很大，將本來窗前一株很茂密的樹葉(黃葉)都被吹落了。她可以看得遠，尤其站在高樓上，更可以一直望到路的盡頭。原意是一位婦人懷念她的情人，想登上高處，看得比較遠，在路的那一頭是否能看到他的出現(蹤影)。

王國維是善於讀詞的人，他從這裡面讀出一種境界出來，「碧樹」是喻作，我們每天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目迷乎五光十色，耳亂乎五音六律，我們的耳目都被那繁雜的、奢華的、炫惑的、迷惘的聲光色彩所引誘了！所以你追求世俗之所尚，你就與世俗同流合汙了。

真正有智慧的人要「昨夜西風凋碧樹」，是要把遮蔽在你眼前的社會上一切吸引的誘惑都超越過去，要有這種超越的精神，才能看到高遠的理想，才不會為個人的、世俗的得失而生活！⑧

「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是瞻天望海的識見。登高遠眺，自然會有「胸懷攬轡澄清志」的豪邁感興，更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之不甘雌伏的胸襟，「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的自負眼光與君臨天下之氣魄。⑨

民國初年國內外是什麼樣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1918年)剛過，軍閥割據，日本侵華，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年~1945年)，國共內戰等，烽火連年，可以說是世局在變、時序在變、人心也在變，當時是舊學蛻變為新學的時代，是國門洞開的中外學術碰撞的時代，然而也正如王國維指出的，當時中國是暮氣沉沉的學術界！

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國家持續動亂，不安的局面，百姓顛沛流離，家破人亡，人們無不引頸企盼國泰民安的早日降臨，誰能扭轉乾坤呢？似乎是無解的難題？那只有靠無形蒼天，上帝了！

六、執行天命

因緣際會，本師世尊皈依蕭教主，開啟了上帝「使者」的天命人生奮鬥歷程，民國二十三年參與蕭教主辦的開導師訓練班，結訓後服從

師命到西安，以宗教力量扼阻魔氛，繼而上華山鎮守西北門戶潼關，長期祈禱以貫通天心，無形運化有形，有形配合無形，早日抗戰勝利！

本師世尊當時在上海擔任財政局長，每天接觸的都是「財」，而上海不但是中國，更是世界的經濟重鎮，生活上可說是十里洋場，紙醉金迷！然師尊並沒有被這些所迷惑，所謂「凋碧樹」，毅然遠離「奢靡」的欲海，到物質匱乏的西安，進而「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執行雲龍至聖指示，「浩劫將興，國難臨頭」以扭轉乾坤之艱鉅「天命」。為了國家、民族存續之遠大的目標與崇高的理想，而登上了華山白雲峰下大上方。

師尊與郭子遂于先一日抵隴海路郿縣車站，翌日專誠登山，經三晝夜在深山風雪中尋訪，至第四天中午始遇見大師兄流水子楊宗畏，迎登懸崖之上，進入棲霞洞拜見雲龍至聖，師尊再拜請求留山學道，至聖溫諭曰：「絕不可以，爾等使命未了，趕快下山」；並喟然嘆曰：「明夏浩劫將興，國難臨頭！」遂命郭子「速報爾師，歸隱黃山」，又命師尊應于明年農曆六月初一（國曆民國廿六年七月八日）前辭官，挈眷潛居華山白雲峰下，長期祈禱，看守西北門戶，且謂我會常來照顧。師尊等唯唯再拜回轉西安，各自遵命行事。^⑩

師尊遵雲龍至聖之命辭官，偕師母率長子維生、次子維公、三子維光、幼兒維剛，暨兒輩之業師郭子雄藩等直上華山，暫居北峰之巔，舍館既定，當晚有感，口占「歸隱華山」七律一首云：「悠悠華嶽幾經秋，國脈同傳亙古休，萬里黃河環玉帶，一輪明月滾金球；風雲變幻誰先覺，烽燧將傳獨隱憂，我本悲時非遯世，天心早許白雲留。」越五日，七月七日深夜（丁丑六月初一子時），華山光殿開光，蘆溝橋事變突發，中日戰禍開啟，應驗雲龍至聖「浩劫將興，國難臨頭！」之預示。此後師尊全家暨隨侍上山之弟子，經常於華山白雲深處，虔誦皇誥，祈求天帝佑我中華，對日抗戰，最後勝利。

七、第二境界

柳永：鳳棲梧（北宋仁宗987年—1053年）

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
草色煙光殘照裏。無言誰會憑欄意。
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是北宋著名詞人，柳詞在宋代流傳甚廣，盛行一時，相傳「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柳永也是「慢詞」的完成者，完成了「慢詞」的形式，與晏殊同是宋詞「婉約派」的代表人物。

「……為伊消得人憔悴！」即使漸漸形容憔悴，瘦骨伶仃，也是值得的，也絕不後悔。

這是王國維執著地在既定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追求真理，而為之「不悔」而為之「憔悴」。這裡不僅有軀體上之苦乏，亦有心志知錘煉，甚至如王國維所說的可以「不悔」到這樣的地步，既是可以用為真理而「犧牲其一生之福祉」。^⑪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情態溫婉，而語氣堅絕果斷。衣帶漸寬，是『長時間消磨的形象流露』；終，有終其有生之年，「不悔」顯示其『意志之堅』，消得，值得，是出於心甘情願。如此人憔悴，隱含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的情懷。其樂何在？……回歸現況，繼續追求成就！……以其始終處於高度的期待……「伊」。此「伊」可包含功成名就、人生真理、藝術妙境、情感追求……儘管煎熬、摧人心肝，又損耗身形，但是「終不悔」，便和盤托出「固窮」的堅持之信心，至此甘之如飴的愉悅，表露無遺。

「為伊消得人憔悴」，即使明知是天譴、魔考，也決不後悔。即為了「專愛」或 師尊當初皈依蕭教主，便「以身許道」，此「道心」決不會因時代變遷而稍懈，反而更堅定的邁進，為天下蒼生，為國家民族，為兩岸和平統一，而犧牲奮鬥到底！

八、嚴峻考驗

從民國三十五年至六十七年間， 師尊下華山到台灣，發表時勢預測、百日國際觀察、辦自立晚報及奔走經營不下十餘類生產事業，一心謀取弘教之財，最後無一成者，這也是師尊一生最黯澹、最辛酸、最煎熬的歲月，然師尊並沒有被考倒，退志，反而越挫越奮，道心更堅定！

但是從既存的日記中，仍能捧讀到許多珍貴的完整手記，倍感滿篇椎心辛酸，字裡行間仍舊可以深切體會到 師尊這一段飽受磨考、煎熬的黯澹歲月的身路歷程與心路歷程。

過去在華山時期，每年巡天節侍巡， 師尊本靈或封靈均為 上帝聖駕巡視人間行進儀序的先鋒。到了台灣，在現存的 師尊片斷資料中，只有民國四十七年天人教主是年侍巡，「奉命執行先鋒任務」，並

規定依往年慣例需於臘月二十三日亥末齋戒沐浴升座，以便於「二十四日午刻提靈至南天報到」，除夕下座。並指定臘月二十六日午刻應特別加座。

民國四十二年在台北小華山清虛廬的天人親和記錄中指示：

「今年天人教主奉調後衛。」因此，師尊可以「廿五日午刻上座，廿九日午後下座。」在我記憶中，從四十二年巡天節以後，天人教主侍巡的序列不是「後衛」即為「左翼」或「外衛」。甚至有十餘年可以不必侍巡。民國六十三年癸丑年巡天節，師尊就無奈地記著：「今年侍巡仍為後衛。」「二十八日子刻侍巡，三十日子刻下座。」^⑫

從這些師尊日記中分析，師尊到台灣至復興天帝教這期間沒有增加封靈的緣故，非關修持！非關功德！肯定攸關洩漏天機，「知天命」而違天命，所以承受無形嚴重考驗，首先就剝奪了師尊在每年的巡天大典的侍巡天命。

從福台公司到自立晚報，時時處處受到磨考挫折。尤其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被迫從自立晚報退出後，一直到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復興天帝教前，無論天道、人道，在在都可以證明上帝在嚴峻地考驗著師尊的道心、信心。

九、道心堅定

十月二十二日(陰曆九月廿七)日記：「台灣航空(公司)雖然不能解決我的債務，但至少對我精神上和事業上均有鼓勵。自問我五十五年底退出自立晚報以來，一直繼續不已的奮鬥，受盡種種挫折，虧損日積月累，以債養債，最後還是一無所成。真是天魔地魔，魔難重重，總算上帝佑我，老而彌堅，絕處逢生，否極泰來，不勝感慨之至」。^⑬

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廿日，以紅筆寫下：「債務迫人，精神痛苦。天乎！天乎！」。^⑭

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十三日的日記裡，師尊記錄下他老人家寫給老友聯合報王惕吾先生的一封信，其中說到：「自退出自立晚報後經營舉辦各種事業，連年虧損，加以不善經營，直至六十四年積欠債務將達新台幣柒佰萬元。迫不得已乃將仁愛路四段三十五巷住宅於六十四年冬出賣，得款伍佰伍拾萬

元，仍無法償清高利債務」。^⑮

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府崩潰似地從南京、廣州、重慶、成都、西昌、昆明、上海、青島各地倉惶辭廟，撤退到台灣。在那種中樞群龍無首、人心極度恐慌、惶惶不可終日的情況下，師尊以激濁揚清、安定人心、一腔孤憤的忠誠激情，以三天靜觀，罔顧洩漏天機將遭受無形譴責的嚴重後果，寫下了「時勢預測」：一、世運之轉變。二、據點的轉變形勢。三、台灣的前途。四、天命仍在蔣公。四個重點的觀察報告，以及三十九年十一月至四十年二月又以「百日國際觀察」盡漏未來十大國際行劫形勢。

『有天晚上，雲龍至聖降臨，對我申斥：「你不該洩漏天機太早，增加上天許多困擾，應受天譴」。^⑯

余自四十年接辦自立晚報，以至五十五年冬脫離自立晚報，這十五年，歷經艱辛，備受挫折，尤以擺脫自立晚報以來，**磨難重重，債台高築，其間迭萌厭世**，數度遇險，雖曰命運，然亦可謂全由時勢預測，洩漏天機而來」』。^⑰

本師世尊遭受無形嚴峻考驗與譴責的關鍵「天機」，究竟是洩漏了那一些重要「天機」？

第一件重要的文獻應該是「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十五日・推測於台灣台北市南昌街清虛齋」的「時勢預測」。

第二件是「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寫於台北市」的「百日國際觀察」，這是觀察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至四十年二月十五日的國際大勢。

世變無常，中共參加了韓戰，改寫了中華民國的歷史，促使了台灣成為復興基地。從宗教觀點來討論，寧非天意耶？天命耶？天機耶？

如果師尊洩漏最高的天機，從以上兩點來檢視，不是「天命仍在蔣公」，即必是「大戰自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開始。」人間若以軍事機密來評定「大戰自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開始」，實有洩漏最高「行劫日期」的天機。至於「天命仍在蔣公」，則顯然師尊為生民請命，為末劫再造，力挽狂瀾，獨手回天，不惜以身觸蹈洩漏天機之嚴峻譴責。如今檢視當時的歷史資料，不能不對師尊一貫的知其不可為而為的道德勇氣，致最高之敬意與無限孺慕之忱。

「衣帶漸寬終不悔，——」，持平講師尊的「時勢預測、百日國際觀察」，實則是安定當時撤退到台灣及本地人心之惶惶不安與驚恐！然在無形却認定為「洩露天機」，造成無形運作之困擾！師尊問心無愧，為國家民族存亡，為社會安定請命，受到無形嚴厲天遣與貶謫，「終不悔」的毫無怨言、怨恨，仍然是不變初衷的心甘情願！

師尊曾在精神講話選輯中說：時代在變，一切在變，相信道心不變、天命不變，要以不變應萬變。我五十多年來信仰上帝，一天比一天堅定，信心彌堅，為貫徹三大天命而奮鬥。(18)

在《天聲人語》中，師尊老友溫慶慈先生記述：「我們大家都知道玉老對修道靜坐功夫很深，三、四十年來從不間斷。」(19)

可以肯定師尊自三十歲皈依天德教主，打開天門學習靜坐，到師尊九十四歲回歸自然為止，六十八年來從未間斷過天人合一的修持。

誠如他老人家在「天聲人語」裡自述：「有恆心、有毅力，不急不緩，貞之以恆，勤修苦煉。」「我總是一面求知、一面求行，做到知行合一，而能一旦豁然貫通。」

檢閱六十二年六月日記，有環境使我進退維谷，假使我無債務，我可隨時跳出塵間，放下俗事，專心修持，與世無爭，如今欲罷不能，精神痛苦萬分，大願不知何時可以實現，但願磨難早銷，還我救世行道，頂天立地，一吐積憤，仰天長嘯的一天。(20)

同奮們應感受當時師尊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幸蒙上天保佑，去春得能變賣房產，償清債務，還師尊自由之身，繼續為教奮鬥。

當然師尊是既感慨又興奮。．．．繼而於六十七年夏，又由維光樞機發願承擔其他全部債務，使得師尊能安心為教奮鬥，始有今天天帝教之復興！據維光樞機最近報告，師尊的全部債務已經全部清償清楚，謝天謝地，師尊真正是無債一身輕了！」

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十七日手記，有：「古往今來，世間能有幾人願意放棄現實的富貴榮華與物質享受，而一心嚮往於聖賢事業的精神生活，尤其在少年黃金時代，更有幾人看破紅塵，能入山修道，有志於天地境界、聖賢境界，超然於物外者乎？我自問不是凡夫，可惜業重德薄、道心不堅，中途下山，一念之錯，蹉跎三十年光陰，再回頭，悔之晚矣。奈何！奈何！」(21)

自來有道之士，或道教長老，大都自稱貧道，可見修道之人，都應不求榮華富貴，與世無爭，我雖半途看透世情，棄官入山，毀家辦道，但自避亂來台，一念之差，重墮紅塵，從民國四十年起接辦自立晚報，至五十五年終被迫脫離，一直與世浮沉，惟對善惡、忠奸，是非、正義之辨，從不放鬆，秉筆直言，

可告無愧於我心，以致今日仍為貧道，保持還我本來面目。(22)

師尊說：「道魔並闡」、「藉此考驗與磨鍊一個修道人的決心與毅力」，尤其他老人家說：「沒有一個修道人是不受魔考而能直上青雲的。」「看他能否意志堅定，不變初心。」「經得起考驗，通過道考，此人也必有大用。」這些都是他老人家三十六年黯淡歲月的夫子自道也。(23)

那段黯淡的歲月是師尊在人道與天道的親身體驗，但使得他老人家永不退轉、永不迷失的關鍵，應該是師尊一貫以「絕對信仰 上帝，沒有一絲一毫的疑惑」，這是師尊留給我們同奮最重要的心法，因為絕對信仰，才能像師尊說的：「絕對經得起打擊、磨考，千磨萬考始終不退志。」「有誠心、有恆心、有毅力，不懼怕任何的困難，堅持到底。

十、第三境界

辛棄疾：青玉案（南宋高宗1140—1207年）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

寶馬雕車香滿路。

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辛棄疾是中國南宋豪放派詞人，人稱詞中之龍，與蘇軾合稱「蘇辛」，與李清照並稱「濟南二安」，和愛國詩人陸游雙峰並峙，辛氏詞風「激昂豪邁，風流雅緻」，代表著南宋豪放詞的最高成就。

南宋淳熙九年之後，辛氏開始隱居，取意「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故自號「稼軒居士」。

西方哲學家叔本華認為人生就是「意志」！即是要超越世俗的情欲與物質享受，以至於人性本有的習氣。怎麼樣超越呢？王國維在他的「叔本華與尼采」一文中說：

「一切俗子因其知力為意志所束縛，故適於一身之目的」。由此目的出，於是有俗濫之畫，冷淡之詩，阿世媚俗之哲學。何則？彼等自己之價值，但存於其一身一家之福祉，而不在於真理故也。惟知力之最高者，其真正之價值不存於實際而存於理論，不在

於主觀而存於客觀，端端焉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現之。……彼犧牲其一生之福祉，以殉其客觀上之目的，雖欲少數焉而不能。⁽²⁴⁾

一般世俗之人都會被自我內在的慾望或天生具有的習性所束縛、羈絆。即凡事隨俗，以至於一些所謂的藝術家、文化工作者，都創作些應俗的藝術、文化，以為謀生之道，產生了俗濫藝術、俗濫文化，而引領整個社會走向一種俗濫風氣！

叔本華的超越人生的「意志」，是指具有智慧、理想、抱負的人，他真正的價值不存於實際，不在於現在的得失利害，誠如另一位西方人本主義哲學家馬斯洛所言，其實要追求的是「自我的完成」，就是「你自己實現了你自己」！

王國維的「大事業、大學問」之說，即在於有最高智慧的人真正的價值，不在於現實的物質的得失，而是存在於真理的，不存在於主觀，而是存於客觀的。他們所努力的就是追求宇宙的一個真理、人生的一個意義和價值，為此寧可犧牲自己一生的現實的幸福。⁽²⁵⁾

此亦是師尊所揭示天帝教同奮對人生的精神奮鬥，從「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始，以「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及以宇宙為家」終的普世價值。

十一、撥雲見日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也記著：「古有明訓：『但願苟全性命於亂世』，以我這七年來的經歷，深深體會此言之不虛，余自信生逢此會，應元謫降下凡，救劫而來，數十年順天命，奉師命，行道救世，第一悔不該下華山到台灣，如仍居華山，至多遭共黨清算，一死了此殘生，既沐天恩，全家來到天堂，第二自退出自立晚報，兒輩托天之福，均能自立，余應該安貧樂道，悔不該發大願心，幻想籌弘道基金，辦事業，迭遭失敗，以致這七、八年來債台高築，磨折種種，精神痛苦萬分，究不知是造化弄人，抑或自作自受。」⁽²⁶⁾

師尊退出自立晚報後，一心想籌建弘教基金。他聽人慫恿籌備過「大同水泥公司」，和國父哲嗣孫科院長與台北區合會董事長陳逢源先生籌劃中國實業銀行在台復業，且兩度面奉總統蔣公准許籌備，卻為當時財政部長俞國華先生認為「依法程序不合」而擱置。最後接管

當時瀕臨破產的台灣航空公司等，根據師尊日記裡所記載奔走經營過的不下十餘類生產事業，最後大都是鏡花水月或是空中畫餅，將所有的積蓄耗費殆盡，無法完成為弘教而籌措的教財。

自避居寶島以來，光殿香燈、朝晚祈禱，余夫婦未曾間斷，而祈禱從不自求福報，其默禱文：『惟願上帝大慈悲，減輕地球人類劫運，確保中華民族復興基地，台灣安定繁榮』。近三年來，又加禱告：『弟子個人凡有所得，除清償債務之外，以四分之三撥作宏教基金，並組天人研究院基金會，以財團法人登記管理經營。』這是我每天馨香禱祝惟一的心願，可質天日。²⁷

鶴林玉露

無盡藏比丘尼詩 <宋>

終日尋春不見春
芒鞋踏破嶺上雲
歸來笑捻梅花嗅
春在枝頭已十分

十二、境界的關鍵在人格

學術道路要人去選擇，甚麼樣人格的學者就會選擇甚麼樣的道路，選擇怎麼樣去走這條路，走到甚麼地步，達到甚麼境界。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同樣，境界的關鍵在人格。

王國維自己也曾經指出，學者出現的一些問題與人格有關，有的就是大學者也不能免。王國維特別重視：「當知學問之事，無往而不當用其忠實」，力戒「以意氣為之」，特別應講究「實事求是」。正如梁啟超曾經讚揚的，王國維「每治一業，恆以極忠實、極謹慎之態度行之，有絲毫不自信，則不以著諸竹帛；有一語為前人所嘗道者，輒棄去，故以治任何專門之業，無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嘗不深造而致其極也」。

結 論

人生「三境界」的生命體驗，包含了**情感體驗**、與**修養實踐**問題。王國維以深情哀樂之性，寧靜致遠之思，既流露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道德感性，也表現自然之情、天地之性與天人合一的道家修持情懷，更挹注佛教禪宗「興會直覺」的篤實真誠展現，將真、善、美統一於三境界中，無不具有共通性。

綜前所述，「三境界」的普世價值有三：

其一：王國維通過詩(詞)性的境界，表達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創造的人生艱辛歷程，流露「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的審美理想。

其二：詩詞境界的「真」與「誠」，正是普世價值觀與事業、學問之「思」相通的樞紐。

其三：王國維的「三境界」，貼切人生，發軔於尼采之「靈魂三變」說，在駱駝的實踐中，體會人生的未完成性，可待性；在獅子的精神中，創造自我人生的開放性、可塑性；通過一連串之淬煉，因返璞歸真的「赤子之心」，取得自性圓滿的宇宙觀、人生觀、價值觀。

此乃「三境界」能「入於人者至深，而行於世也尤廣」的普世價值意義。

感念師尊整個生命的奮鬥歷程，以身許道、毀家辦道、孤守華山；煎熬於無形嚴峻考驗的黯淡歲月；復興天帝教、開創千秋萬世的宗教偉業。既契合王國維的人生三境界，更深層的刻劃出師尊的心靈合宇宙生命醇化之馨香。

讓同奮更進一步的認識師尊：

第一、是「有所為有所不為」，不隨波逐流、不隨世俗浮沉；認定方向，選定目標，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第二、是「師尊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擇善固執、道德勇氣的人格特質」。

第三、是「從人道返天道必須歷經永不退轉、永不迷失的嚴峻的艱苦道考」。

師尊給天帝教同奮留下，震古鑠今的超越人類本性自私、自利之「不為自己打算，不求個人福報」的一代宗師之宗教家情操，以肯發大願、救世救人、為天下蒼生謀公利。才能突破宿命論，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更指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造命觀，就是向自己奮鬥！這些應該是師尊整個生命奮鬥的結晶。

中外古今聖賢行道救世之心志，卓絕不變，但聖賢應世之方法，則可適應時代環境，隨時變遷，故曰孔子，為聖之時者也。蓋聖賢事業標準不一，凡能犧牲小我，為大眾謀幸福，救世救人者，必定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富貴不淫，堅持意志，勇往精進，自有完成使命之一日。

參考書目

1. 人間詞話，王國維著，卷上 P.3，中華書局出版
2. 人間詞話，王國維著，卷上 P.17，中華書局出版
3. 易經繫傳別講（上）第十二章，南懷瑾著，老古文化出版
4. 百年大師（之一），鄭貞銘著，P.235，遠流出版
5. 人間詞話之審美觀，蘇珊玉著，P304，里仁書局
6. 人間詞話之審美觀，蘇珊玉著，P305，里仁書局
7. 網路
8. 人間詞話七講，葉嘉瑩著，P.89，大塊文化出版
9. 人間詞話之審美觀，蘇珊玉著，P.284，里仁書局
10. 天人學本，涵靜老人著，手 P.223，帝教出版社
11. 人間詞話七講，葉嘉瑩著，P.88，大塊文化出版
12. 師語心傳，P.12，聖訓（序），帝教出版社
13. 天命之路（一），P.49，涵靜老人著，帝教出版社
14. 天命之路（一），P.101，涵靜老人著，帝教出版社
15. 天命之路（二），P.99，涵靜老人著，帝教出版社
16. 師語心傳，P.16，聖訓（序）帝教出版社
17. 天命之路（一），P.54，涵靜老人著，帝教出版社
- 18.
19. 師語心傳，P.8，聖訓（序），帝教出版社
20. 天命之路（一），P.243，涵靜老人著，帝教出版社
21. 天命之路（一），P.252，涵靜老人著，帝教出版社
22. 天命之路（一），P.264，涵靜老人著，帝教出版社
23. 師語（道考與魔考），P.142，涵靜老人著，帝教出版社
24. 人間詞話七講，葉嘉瑩著，P.86，大塊文化出版
25. 人間詞話七講，葉嘉瑩著，P.88，大塊文化出版
26. 天命之路（一），P.106，涵靜老人著，帝教出版社
27. 天命之路（一），P.39，涵靜老人著，帝教出版社